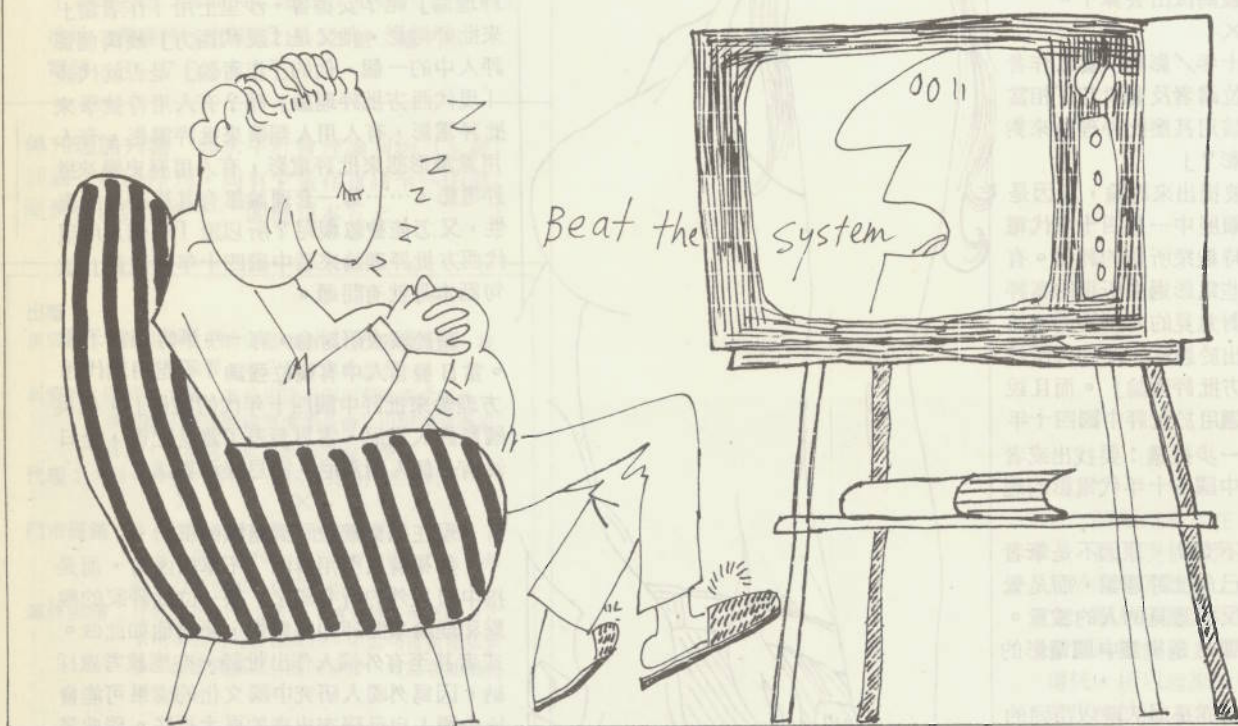


電視教育註定是自



阿 JOE :

昨晚夜半無人，無意碰到旭初。我說：「旭初，你死成六個月喇，清明又過埋喇，返嚟做乜呢？」他笑了招牌式的笑，舉起 AUTOZOOM 正對着我，按了掣二十秒，才忽然搖搖頭說：「CUT 同 MIX 真係有分別㗎，如果下個 SHOT 係永恒。」 FADE TO BLACK。

這不是個夢：正如上次寫那封語無倫次的信告知你他如何慘死不是個夢。在夢的工廠裏吸得冷氣多了，夢與現實的分別早已沒有意義。隔了幾個月才忽然心血來潮寫信給你講故事，只因為他昨夜的話 FREE ASSOCIATION 想起你以前討厭我的劇

本麻煩，太迷信 MIX，笑我不肯接受 TV 規矩的 TEMPO。我向來不解釋自己的創作，只是堅持，再堅持——偏偏 TV 是 TEAMWORK，製作人是沙皇。現在輪到你學師了，開了課大半年，有沒有改變從前的看法，還是變了更熟手的工匠？

上星期佳視聯歡晚會，二百多人的熱鬧裏，沒有人提起你——只有 XX（她轉了過麗的）問過：你追收舊薪有沒有問題。她是真心的一一即使無非興之所至，我想，因為你我無權無勢，即使在這個向來以假當真的圈子裏，也實在沒有需要爆肚講這類題外話。可不是嗎？即使後知後覺如我，也不用在廠裏泡足三年，才明白到電視的 JUNGLE

LAW：只有出街的電波才是真實的，其他一切都不打緊，全人類都不會問、也不肯聽 HOW AND WHY。回想起來，其實只有鏡頭前和控制室裏我們這些傻瓜才會投入、投入、投入這個自己創造的假象裏，在裏面活得比外面更真實。外人完全不明白廠裏的心理哲學，煲水新聞只懂得吹噓醜化，從不會分析，其實 XX 和你的關係有什麼出奇？蕭伯納再生今日，肯定不必再找語音學家和賣花女來寫 PYGMALION。如果做編導的不迷戀愛上自己親手創造的一切：PANEL 面前十多個 MONITORS 映出來的宇宙——他的宇宙，要是不二十四小時活在裏面，他怎可以不精神分裂？人們說銀色圈子裏的

是自我矛盾的遊戲

周兆祥



人物做慣了戲，所以分不出廠裏廠外的世界，不能夠再飾演自己。他們最多只對了一半；另一半真相是我們寧可假戲真做，看透了外面的虛無，甘心情願留在射燈下的幻象世界，創造心靈上的真實。你現在一定有機會寫劇本了，終於覺悟了這個道理沒有？不再笑我自大狂？我真的這樣相信：編劇不單是編劇，而是真真正正的從無到有去創造——你一定要自居上帝的地位，讓電波另一端的觀眾透過你的意願去看你的宇宙——每一秒鐘你決定他們所有人看什麼、怎樣看，用什麼角度看，左右每個角色的命運。演員、對白、燈光、佈景、鏡位、音響，完全在你的意念和五指間，本來在你幾十立公分的腦袋

裏發生的事，搬到電子控制的世界，成了千千萬萬人的世界。天下間那裏有其他媒介的可能性和彈性更大？又那裏有某藝術形式的效果更真實？本質更虛假？你一定不會忘記那晚在××香閣裏吃飯，電視新聞映出唐山大地震百萬人慘死的恐怖場面，我們還談談笑笑，接着鄰街小火，來了兩輛救火車，大家就禁不住好奇和關心衝下樓看熱鬧去了。對我來說，這個經驗比十星期電視理論課還有啓發性，電視原來使人習慣了假HAPPENING，以為已經身歷其境，然後投射出IMPERSONAL的情感，欺騙自己說知道了、感受過了。難怪人們說真正的越戰其實在美國千千萬萬個客廳裏打，如果沒

有電視普及，花旗國不會遭受開國以來首次戰敗的奇恥大辱。政客、廣告商、「教育」家有福了，因為「萬物之靈」已經放棄了天賦的認知能力，相信映像管可以反映出外界的真象；ORWELL也後悔自己對人性過份有信心，把日子訂到1984那麼遲！

也就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我早已不相信世界上可能有電視教育這回事（如果教育仍然可能是一回POSTIVE的事的話）。我並不是要向你澆冷水，說服你立即收拾行裝退學回港，只想說出自己做了三十五個月「教學電視」製作人後的看法。電視不用說是破天荒的普及又強力無比的傳播媒介，可以發揮不可思議的影響力，許多人（不包括周

兆祥) 夢想過它可以帶來人類幸福, 啓發民智之類之類, 這是可笑又可憐的自我蒙騙。我並非否認有些質素高的電視節目可以反映某些事實, 發人深省, 可是不管決策階層有多少公噸誠意, 編導演怎樣精明, 始終「媒介就是訊息」, 電視就是電視, 你一與它打交道 (誰可以有另一個選擇?), 就先得承認它背後千百樣本質的問題和限制。譬如說, 看電視的要求條件最低, 你無需識字、無需出 EFFORT 去把字翻譯做訊息、把音符翻譯做感情、無需跑去藝術館站得雙腿酸軟; 你只需要尚未完全失效的眼睛耳朵。不管作為傳意抑或藝術媒介, 電視要求受方的合作和參與最低, 留給受方思考的範圍最狹。你聽 MAHLER 第 9, 聽出什麼全憑你的修養、主動再創造、同情心; 你吟「舉杯邀明月, 對影成三人」, 少不了想象力甚至考證研究, 才有機會提升到那個境界。你讀『三國演義』, 關雲長忠烈之氣直逼而出; 重金禮聘關德興演了出來, 或者果然劇力萬鈞, 極盡聲色之娛, 但對欣賞羅貫中的藝術有什麼好處? 電視作為傳意媒介絕不比其他形式低能, 只不過我們別妄想可以拿來做教育工具。當然你的教科書不是這樣說 (難道 TV IN EDUCATION 的作者肯承認嗎?), 但恐怕你也不會無知又愚蠢到這個地步, 仍在爭辯說電視可以很快很清楚教曉許多人做許多東西, 竟然把灌輸知識傳授技能當做教育, 相信離開了思考的訓練和靈性領域的開拓, 教育還可以存在。如果透過一個純感官 (視聽)、IMPERSONAL 的冷媒介, 天天被動地坐在那裏接受訊息, 就可以「受」教育, BY CONFUCIUS, 教育真是太便宜簡單了! 當 ACTION 由個別的腦海裏轉移到螢光幕上之後, 公仔和聲響已霸佔了一切, 那裏還再有空間容許個別創造? 如果這個 TV GENERATION 現在長大了, 成為億萬隻有腦的禽獸, 只講求追逐聲色過活, 難道我們要聲討上帝容許聰明人發明了傻仔箱? 在你下一張 TERM PAPER 裏, 怎樣 DEFEND 這回事?

基於同樣的原因, 我也不相信「教育」電視的負責人有法實有能力可以避免電視其他的大毒害, 例如齊一化、價值壟斷、鞏固既成制度的暴虐統治、權威崇拜、反自然觀念、反靈性觀念, 加深人與人的疏離、夢想代替參與和生活等等。正如那次慶功宴上我向你們解釋過, 我一向拒絕看選美節目, 並非由於心理變態不喜歡偷窺異性、也不是因為擁護女權運動, 而是用行動來反對某些人肆意訂立用以衡量天下女孩子的單一標準 (姑且不論女孩子也是「人」這個大問題)。拿來教學用的電視不會挑選美, 但是最終極的效果也沒有多大分別。由四萬位教師講授

同一個題目, 可以有四萬種意見和方法 (和錯誤), 教出四萬種不同的學生; 一旦在螢光幕上由同一個電視教師明星講演, 不管他的意見 (代表幕後的課程委員會) 怎麼「對」, 也不免成為極度危險和反人性的價值壟斷。人們埋怨電視做超級剪草機, 軋平眾生的行為、服飾、語言、觀念、口味、好惡... 連思想的園地也不放過, 太可怕了。如果科學的精神是只有暫時的答案和模型 (MODEL), 永無絕對的真理, 找問題比找答案有意義, 電視教學怎樣擺脫得教條主義的惡魔, 使人真正發問? 阿 JOE, 有生之年, 小弟不會承認任何反對培養獨特個人風格的努力為教育。何況由於成本、技術、法例等等原因, 電視註定是既成制度下統治者的愚民工具; 你和我可以用小資本辦同人雜誌, 甚至 (如果在美國) 開一個小型廣播電台, 但電視這個媒介卻是另一種魚類。你在美國應該早看過那些所謂人民電視台、實驗電視台, 可是在 NBC、ABC 面前, 它們那個不是 SELF-DEFEATING 又 APOLOGISTIC? 因為大家都心知肚明, 即使有了最理想的節目, 觀眾還是只好看、看、看, 而不是自己看看想想, 也不是和旁邊的人看看談談, 建立自己與自己、人與人的關係。即使像我們佳視/中大教學電視節目那樣, 有導修課、習作評改、發講義、考試, 本質依舊不見得有大改變, 結果殊途同歸: 多看一個鐘頭電視就少了一個鐘頭的教育機會。再者, 在這個訊息泛濫、知識膨脹、人人感官疲憊甚至休克的時代, 「教育」電視顯然是百上加斤, 雖然我們仍然可以阿 Q 式安慰自己說這是以毒攻毒。下次你度 GAG 時不妨循這個方向想想: 七千元預算做一個 HALF-HOUR 「教育」節目大陣仗一輪, 教育的效果那裏比得上免費的清晨枝頭鳥語, 或者潮濕時游魚的沈默? 用最人工的先進科技去介紹自然, 鼓吹人們培養對大自然的假愛, 無疑是只有萬物之靈才想得出來的蠢事。那次在咖啡屋和 XX 下午茶時你的高論: 「這正是人類最聰明的表現, 因為只有透過錄映帶, 大自然的美景和珍禽異獸才會在人類的浩劫後保存下來。」我們拍擋三年, 這肯定是最精采的行內話。去年那次幾個編導在爭辯究竟電視這個最先進萬能的媒介, 藝術表達限度究竟比一支炭條大抑或小, 你還記得嗎? 事後回想起來, 只覺得那時傻得可愛。這麼簡單的道理也不明白: 因為它限度最大, 所以限度最小。你的教授有沒有這樣說過?

相信你現在已經收到了平郵寄到的上期「文化新潮」, 知道了月前普及文化研討會的熱鬧和荒謬, 不知有何感想? 既然你獻身電視文化, 一定會打醒精神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這種電子傳播媒介, 究竟是亙古以來人類社會文化結構最大改變的因由。許多次晚上乘火車回家途中, 看到鐵路旁一座又一座農家的鐵皮屋裏, 藍色的螢光幕在靜止的人影面前閃動着, 我感到難過。並非不慶幸他們終於有了方便現成不花錢的長期麻醉藥, 用來對抗 (據說) 生命的辛酸苦悶失落感; 而是可惜人類發明了有史以來最偉大又強力的傳意溝通工具, 才發現它的本質是疏離人際關係、毀滅人性武器, 只適宜用來集體自殺, 而且最可怖的事實是: 人類不可能消除它, 連妥協的本錢也沒有。有人說古往今來所有的人類社會, 平均只有不及百分之五或更少的人在生活, 在思想, 在創造, 在左右歷史的方向, 其他的「人」都是蟻。在踏進電視台之前, 我一直自覺着我們根本是活在另一個地球上, 自己天天在想的、談的、寫的, 跟那些鐵皮屋裏的人, 以及東九龍各屋邨千千萬萬的同胞, 有什麼相干? 我們講我們的塞向艾略特卡繆歐陽竟無, 他們看他們的陳寶珠伊達財叔田豐先生。後來我們發覺那個所謂「傻仔箱」竟然可以成為這兩個世界的共通語言, 如果我們肯努力又有誠意, 並非沒有溝通 (即使是單程路) 的可能。不用說, THE REST IS HISTORY。現在我們唯一可以做的, 恐怕是再反省: 在失敗主義和落染缸同化之間, 究竟是不是果然可能有一條希望的道路? 七年前一個平凡的夜裏猛然醒悟, 知道自己拼盡一生精力教四、五十年書, 聲嘶力竭, 教育成績的總和也斷不能抵銷「歡樂今宵」播映一晚的禍害, 才毅然從課室跑出來, 終於坐在控制室一排排沒有生命的掣前, 親身去了解前線的戰況。結果怎樣呢? 一九七五年教學電視和佳視一起啓播時, 中大的總監蕭景韶說「知其不可而為之」, 而經過了從未平息過的內部奮鬥、危機、衝突, 外面的誤解、訕笑、漠視之後, 這個破天荒的計劃又隨着這個多災多難的機構結束, 風流雲散, 好一大輪優勁和理想只成了幾百卷錄映帶裏磁性的歷史。蕭先生也只好改說「知其不可」、目前香港人不能接受電視作為教學媒介了。如果你和戰友們還那樣瘋狂、無知或無耻, 想回來後進駐五台上, FORGET IT。香港的觀眾不需要你去剝奪他們的「娛樂」。

是的, 積些陰德, 切勿動手「改善」歡樂今宵和翡翠劇場。

當然, 你還是不應該理會一個過來人的懺悔, 電視究竟是前途光輝燦爛的行業。何況, 你還對按紐文化有信心?

祝
錄映順利

周兆祥
七八·四·十四